

田
东野圭吾

章程
译

秘密

ひ

み

つ



描写男女双重人格关系

「秘密」的代表作，

从此奠定了东野圭吾

亚洲推理天王的地位！



化学工业出版社

秘 密

〔日〕东野圭吾 著
章程 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密/ [日] 东野圭吾著; 章程译.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122-18422-1

I. 秘… II. ①东… ②章… III. 推理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16409号

HIMITSU

Copyright © 1998 HIGASHINO Keig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Shanghai Wits Cultural Media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HIGASHINO Keigo,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through Timo Associates Inc., Japan.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日本文艺春秋社授权上海慧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由上海慧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违者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3-6107

责任编辑: 王 津 李岩松 出 品: 慧志文化 (witsbooks@gmail.com)

责任校对: 顾淑云 装帧设计: 壹诺设计

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印 装: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1 字数 410千字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购书咨询: 010 - 64518888 (传真: 010 - 64519686)

售后服务: 010 - 64518899

网 址: <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1

没什么特别的预感，一切一如往常。

这一天值完夜班，回到家刚好是早上八点。平介一走进四叠^❶大小的和室，便打开了电视。纯粹只是想知道昨天的相扑比赛结果而已。今年即将四十岁的平介相信，今天也一定和之前的三十九年一样，是个平淡无奇的日子。不，对他来说与其是相信，倒不如说是个既定的事实，一个比金字塔还难以撼动的事实。

❶ 叠是日本人用来计算铺在日式房间的榻榻米张数。一叠榻榻米大约长1.8m，宽0.9m，面积约为1.62m²。

所以，就算是拿着遥控器转台的时候，他也从未想过画面上会出现什么惊人的新闻，就算是发生了引起舆论轰动的事件，他也认为这些一定与自己毫无关联。

平介转到每次值完夜班必看的节目。这个节目大致介绍娱乐圈的八卦新闻，或者是前一天所发生的事件，揭晓运动比赛的结果。内容很浅，但涉及面很广。主持人是一位颇受主妇欢迎的播报员，看起来一副老好人的模样，平介并不讨厌他。

但是，最先出现在画面中的，并不是那位主持人平日的笑脸，而是一座不知名的雪山。画面看起来像是从直升机上拍摄的，螺旋桨的引擎声几乎要盖过男播报员的声音。

发生了什么事？平介只是这么想着，根本无意了解详细情况。现在他最关心的，只不过是喜爱的相扑选手到底赢了没有。对那名选手来说，今年的比赛关乎他是否可以晋级到大关^❶。

平介用衣架把那件胸口绣有公司名称的外套挂在墙上，然后搓摩着双手，走进了隔壁的厨房。虽然已进入三月中旬了，但由于一整天都没暖气，木质地板冰冷得让人受不了。他赶紧穿上拖鞋，那是一双印有郁金香图案的拖鞋。

他打开冰箱，中间那一层有一盘炸鸡和土豆沙拉。他取出这两种食物，把炸鸡放进微波炉，设定好时间，便按下启动键。然后，他将水壶加上水，放在了火上。在等水烧开的这段时间，他从碗篮中拿出一只碗，再从碗柜的抽屉中取出一袋速食味噌汤包。撕开袋口，将汤料倒进碗里。冰箱里

❶ 大关，相扑比赛中仅次于横纲的力士。

面还有汉堡和炖牛肉，明天早上就吃汉堡吧！他决定就这么办。

平介在一家汽车零件制造厂工作。前年才晋升为组长。工厂里的员工分成好几班，每班的工作时间是两周日班和一周夜班。而他们组这个星期便是轮值夜班。

夜班完全打乱了生活节奏，而且对于年近四十岁的平介来说，在身体上是不太能吃得消的，不过也并非完全没有好处。好处之一是有加班费，另外则是可以和妻子女儿一起吃饭。

这一年，也就是一九八五年，平介公司里的经营状况，也和其他公司一样出奇的好：生产量不但稳定增长，设备投资也相当活跃。因此，像平介这种在第一线工作的员工，必然也会非常忙碌。虽然正常的下班时间是五点半，但是加班一两个小时是很平常的事，有时甚至会加班三个小时。如此一来，加班费的金额也变得相当可观。加班费比基本工资还高的情形，早已见怪不怪了。

但是，待在公司里的时间一长，也正意味着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减少了。平介经常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根本无法与妻子直子和女儿藻奈美一起共进晚餐。

如果值夜班的话，就可以在早上八点回到家。而这时候刚好是藻奈美吃早饭的时间：一边与马上就要升上六年级的独生女闲话家常，一边吃着妻子亲手做的菜，对平介来说，这种幸福快乐的感觉无可取代。只要看见女儿的笑容，那些值夜班的疲惫，马上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也因此，值完夜班后，一个人吃早餐的感觉，让平介感到乏味无聊。而且这么寂寞的早餐，从今天起会持续三天，

因为直子带着藻奈美回长野的娘家去了。由于直子的堂兄病逝了，所以直子要回乡参加堂兄的葬礼。因为之前她便被告知堂兄已是癌症晚期，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即便死讯突然传来，也不会感到特别惊讶。直子她们甚至为了这场丧礼，早就准备了新的丧服呢！

本来，是直子一个人回长野，谁知道在临行前一刻，藻奈美突然说要一起去，想去那里滑雪。直子的娘家旁边有几处小型滑雪场，自打去年冬天，藻奈美首度体验滑雪的乐趣之后，就深深地被它的魅力所吸引。

难得女儿放了春假，平介却因工作的繁忙无法好好陪伴家人。因此对于平介来说，这未尝不是一次补偿的机会。于是他决定一个人忍受寂寞，让藻奈美跟着妈妈一起去。此外，他还考虑到，要是藻奈美没跟着去，当他值夜班时，女儿就必须独自待在家里，他也于心不忍。

水壶里的水烧开之后，平介泡好一碗速食味噌汤，再把热好的炸鸡从微波炉中拿出来，放在托盘上，端到隔壁和室的矮脚饭桌上。炸鸡、土豆沙拉，还有预定明天要吃的汉堡和后天的炖牛肉，全部都是直子事先做好的。平介对于下厨几乎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甚至连米饭也是直子在出门前先煮好一大锅，再装进保温瓶里，每天分配固定的分量。到了第三天，想必瓶中的白饭都变黄了，但是，平介实在没有资格抱怨。

他把食物摆好，便盘腿坐了下来。先喝一口味噌汤，稍稍犹豫了一下，才将筷子伸向炸鸡。炸鸡是直子的拿手菜，也是平介的最爱。

平介一边享受那股熟悉的味道，一边将电视机的音量调大。画面上那位熟面孔的主持人正在说话，然而脸上却看不到平日的笑容。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僵硬、神色紧张。即使如此，平介并不在意这些事，他只是发着呆，心想怎么还不快点播出昨天比赛的结果？平介总会在夜班中间的休息时间，打开电视机观看相扑比赛的结果，但是他昨天碰巧没看到。

“现在我们再把镜头转到现场，看看目前的情况。山本先生，听得到吗？”

主持人说完之后，画面便被切换到外景，看起来似乎是刚才出现过的雪山。穿着滑雪服的年轻男记者，表情严肃地面对着镜头。他身后有几名穿着黑色防寒服的男子匆忙地走来走去。

“是的，这里是事故现场。目前搜救人员依然在搜寻生还者。截至目前，已经发现四十七名乘客，两名驾驶员。根据客运公司提供的消息，这辆巴士共载有六十三名乘客，因此，到目前为止还有六名乘客尚未被发现。”

听到这里，平介才开始认真地看着电视画面。是“巴士”这两个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但即使如此，他依然没有特别关心，只是不断地把土豆沙拉往嘴里送。

“山本先生，找到的乘客目前状况如何？根据刚才的报道，死亡人数好像不少？”演播室的主持人问道。

“是的，根据目前得知的情况，包括发现的遗体在内确定已有二十六名乘客罹难。其余的生还者都已送往当地的医院急救。”记者一边看着记录，一边播报。“不过，即使获救的生还者，也都身受重伤，情况相当危急。目前医生正在极力抢救中。”

“情况相当令人担忧！”主持人感叹道。

这时，画面右下方出现一排手写字：“长野县发生一起滑雪巴士翻落山谷事件”。

这时候，平介才放下筷子，拿起遥控器转换频道。可是，无论转到哪一台，出现的都是相同的画面，最后他把频道停留在NHK（日本放送协会），刚好有一位女记者正要开口说话。

“接下来为您播报一起巴士翻落的事故。今天清晨六点左右，一辆由东京开往志贺高原的滑雪巴士，行经长野县长野市的国道，不幸翻落山谷。这辆巴士属于总公司位于东京的大黑交通公司……”

听到这里，平介的脑子开始轻微的混乱。因为好几个关键词接二连三地传进了他的耳朵。志贺高原、滑雪巴士，还有大黑交通。

这次回娘家，就为到底要搭哪种交通工具好这件事，直子着实伤透了脑筋。她的娘家位于电车无法直达的地方，过去，她都是和平介一起开已买了十年的私家车回去的。然而直子并不会开车。

虽然不方便，也只能搭电车了。这是他们暂且得出的结论。不过直子马上有了新的想法，她想倒不妨搭乘年轻人常坐的滑雪巴士。在滑雪旺季，这些滑雪巴士从国铁东京站发车，有时一天多达二百多个班次。

凑巧的是，直子刚好有个朋友在旅行社工作，因此就请她安排。结果真就发现一辆有空位的滑雪游巴士，因为刚好某个滑雪团在出发前临时取消行程。

“真是太幸运了。这么一来，只要请他们到志贺高原来接

我们就好了，我们也不用提着笨重的行李走来走去啦！”一得知还有空位，直子显得非常高兴，拍着手说道。

没错！平介回想当时的情景，感觉就好像在黑暗中走下楼梯一般，步步都充满了恐惧。

记得直子说是大黑交通，是十一点从东京车站开往志贺高原的滑雪巴士。

平介想到这里，顿时感到全身灼热，接着开始冒汗，心跳越来越快，能清晰地听到耳根后的脉搏在跳动。

同一家客运公司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发出许多班次前往同一个地方。

平介凑近了电视机。现在，他绝不能错过半点关于这则新闻的小细节。

“罹难者当中，通过身份证已经确认身份的名单如下……”

画面中出现一排排的名字，女播报员缓慢地念出死者名单。对于平介而言，这些都是非常陌生的名字。

他已经没有食欲了。此时觉得口干舌燥，却无法完全体会，这个悲剧也许与自己有莫大的关系。他虽然担心会听到杉田直子和杉田藻奈美的名字，但心里仍觉得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发生在自家人身上……

女性播报员停顿下来，经确认身份的罹难者名单已经念完了，并没有直子和藻奈美的名字。平介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但也不能完全放心，因为尚未确认身份的罹难者仍有十多人。平介努力回想母女俩身上是否有什么东西能够验明正身，但是他想不出确切的答案。

平介拿起茶几上的电话，想要打给直子的娘家。说不定

她们早就到了呢！也许平介只是白白担心了一场！不，他祈祷情况确实是如此。

但是，当他拿起话筒，正想按下按键时，却停了下来。电话号码是多少，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直子娘家的电话号码只要用一种谐音去记，很容易就能记住，他曾经记住了，可现在想不起谐音是什么。

没办法！只好在柜子里翻找电话簿了。在一堆厚重的杂志下，总算找到了。他急急忙忙翻到“ka”那一页。因为直子的旧姓是笠原^❶。

终于找到了，号码的最后四位是七〇五三。现在就算看到这组数字，他仍然想不起来当初是用哪种谐音记住的。

平介再度将话筒拿起来，就在按下号码的同时，电视中的播报员又开始播报。

“根据最新消息，刚才被送往长野中央医院的一名女性乘客和一名女童，应该是一对母女，搜救人员在那名女童随身携带的手帕上，发现绣有‘杉田’二字。再重复一次，刚才被送往长野中央医院……”

平介将话筒放了回去，直挺挺地端坐在那里。

播报员接下来说了什么，平介根本没听到。耳边一直有个声音在响，过了一会儿，才发现那是自己喃喃自语的声音。

啊，对了！他想起来了。七〇五三，就是直子名字（日语发音）的谐音……

过了两秒钟，他才回过神，猛然站了起来。

❶ 笠原，kasahara。

2

平介开车奔驰在陌生的雪地上，抵达长野市的医院已经是傍晚六点多了。又要跟公司联络，又要忙着确认医院的位置，所以延误了出发的时间。

都已经是三月天了，停车场旁仍然残留着积雪。平介急忙把车停好，以至于车子的保险杆扎入了雪堆。

“平介！”

一进入医院大厅，就听到有人叫他。直子的姐姐容子走了过来，她身穿毛衣牛仔裤，脸上也没有化妆。

容子的丈夫是入赘的女婿，他们留在娘家继承了荞麦面店。

“她们在哪里？”平介连招呼都来不及打，便急忙地问道。

平介在出门前就已经和容子联络过了，其实容子早就得知车祸的消息，并且打了好几次电话到平介家里，但由于那时平介还没下班，所以没联络上。

“听说还在昏迷当中，现在医生正在全力抢救。”

平时看起来总是双颊红润的容子，现在的脸色却是一片苍白。平介从未看过她像这样紧锁眉头。

“哦……”

并排摆放着长椅的等候室里，这时有个人站了起来，平介一看，是岳父三郎。在他身边还站着容子的丈夫富雄。

三郎表情难过地走到平介面前，一见到他就不断地点头，这可不是在对他打招呼。

“平介，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三郎向他赔罪道：“要不是我叫直子回来参加葬礼，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都是我的错！”

三郎的体型原本就不算高大，现在看起来更加瘦小，似乎一下子老了许多，此刻，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到平日擻着荞麦面时的那股豪爽神采了。

“别这么说，是我让她们母女俩回去的，我也有责任啊，再说，现在也不见得没希望啊！”

“是啊，爸，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祈祷她们母女俩平安脱险才对呀！”就在容子这么说时，平介瞥见一道白色的身影，一名看似医生的中年男子，出现在走廊的另一端。

“啊，医生！”容子赶紧趋前询问。“她们俩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这位医生好像是直子和藻奈美的主治医生吧！

“啊，这个……”医生才开口，就将视线移至平介身上，接着问道，“你是她的先生吗？”

“是的！”平介回答。由于他太过紧张，声音有些嘶哑。

“麻烦你跟我来一下。”医生说道。平介全身僵硬地跟着他走去。

平介被带到的并不是直子他们的抢救室，而是一间小小的诊疗室，房间里的灯墙上挂着几张X光片，半数以上都是脑部的片子。这些是直子的？还是藻奈美的？或者是两人的？甚或是不相干的人的？平介根本搞不清楚。

“我有话就直说了。”医生站着说道。但他的语气听起来

有种难以启齿的感觉。“现在的情况非常危急。”

“你指的是哪一个？”平介也站着问道：“我老婆还是女儿？哪一个？”

对于这个问题，医生并没有立刻回答。他避开平介的视线，嘴唇微张，却又不知如何开口。

平介因而察觉到事态的严重。“你的意思是……两人都很危险？”

医生轻轻地点点头。

“你太太的外伤非常严重，许多玻璃碎片刺进她的背部，其中一片还深达心脏。她被救出来时，已经失血过多了。一般来说，由于失血过多而导致死亡，这也不足为奇。现在就只能看她那奇迹般的体力能撑多久了，只要她撑得过去，情况就有可能好转。”

“那我女儿呢？”

“你女儿啊……”说着，医生抿了一下嘴唇。“她身上几乎没有外伤，但是全身受过强力压迫，导致无法呼吸，因而影响脑部……”

“脑……”平介将视线移至灯墙上的X光片。

“那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接着问道。

“我们现在是用人工呼吸器来维持她的生命，即便如此她也很有可能像这样一直昏迷下去。”医生压抑着情绪说道。

“也就是说，她会变成植物人？”

“是的！”医生冷静地回答。

平介感觉全身的血液倒流，他试图想开口说话，但是脸部仿佛麻痹了一般，嘴唇发颤，牙齿格格发抖。这一瞬间，

他浑身无力地跌坐在地上，四肢陡然发冷，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杉田先生……”医生将手放在平介的肩上。

“医生！”平介跪在地上叫道，“求求你，救救她们！无论如何，救救她们！要是能把她们救活，要我做什么都可以，花多少钱我也愿意。只要能救回她们，我什么都愿意……求求你！”他跪在地上，将额头贴在瓷砖地面上。

“杉田先生，请起来！”

此时，传来一名护士的叫唤声。“医生，安在医生！”

原本站在平介身边的医生赶紧走到门口。“什么事？”

“成年女病人的脉搏突然减弱了。”

平介抬起头来。她说的是不是直子？

“知道了，马上过去。”医生说完之后，又转身看着平介。“请你先回到家人身边吧！”

“一切拜托您了！”望着医生的背影，平介再度低下了头。

他一回到等候室，容子马上跑了过来。

“平介，医生怎么说……”

平介想要强颜欢笑，但面部表情因极度悲伤而变得扭曲。

“情况好像不太乐观……”

“啊！”容子用双手捂住了脸孔。坐在一旁的三郎和富雄也低下了头。

“杉田先生，杉田先生！”护士从走廊另一端跑了过来。

“怎么样了？”平介急着问道。

“你太太在找你，请你赶快过去！”

“直子她？”

“请这边走。”

护士转身跑回去，平介也紧跟在后。

护士跑到挂有“集中治疗室”牌子的房间时停了下来，打开门，对里面的人说：“病人的先生来了！”

这时，隐约传来一个声音：“请他进来。”护士向平介示意，于是平介踏进了房间。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张病床，一眼望过去，躺在右侧床上的正是藻奈美。她那张熟睡的脸庞，与不久前在家里看到的并没有两样。直到现在，平介仍然觉得藻奈美随时会醒过来，但是她身上的许多插管，又将平介拉回了现实。

直子躺在左侧的病床上，重伤的情况令人一目了然。她的头部与上半身都裹满了厚厚的白色绷带。

直子的床边站着三名医生，他们看到了平介，像是要给他让开一条道似的，都自动退开了。

平介缓缓地靠近床边。直子的双眼紧闭，脸上竟然意外地没有受伤。平介认为这是她唯一值得庆幸的地方。

直子！正当他想要叫唤时，直子睁开了眼睛，从她的举动可以感觉到她是如此虚弱。

直子的嘴唇微微地动了一下，听不见在说什么，但是平介知道妻子想要说什么。“藻奈美呢？”这正是直子想问的。

“没事！藻奈美没事。”他凑近直子的耳边说道。

然后，平介看见她脸上出现放心的表情。接着她的嘴唇又动了。“我想见她！”她是想这么说的。

“好，让你看看她！”

平介蹲下来确认床脚有轮子后，再把轮子上的止滑器松开，轻轻推动直子的病床。“杉田先生！”护士想制止他。“没关系！”其中一名医生表示同意。

平介把直子推到藻奈美的床边。然后拿起直子的右手，让她握住藻奈美的手。

“这是藻奈美的手！”他对妻子说道，并用双手紧紧包覆着母女俩的手。

直子缓缓地笑了。在平介看来，她的微笑就像圣母般地慈祥。

突然间，直子握着女儿的那只手变得好温暖，但是紧接着就变得软弱无力。平介惊讶地望着她的脸庞，一丝泪水从她的眼角流下，划过脸颊。直子仿佛是为了却最后一桩心愿似的，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啊，直子，直子！”平介大声呼唤。

医生赶紧上前确认脉搏、检查瞳孔。然后再看看时钟说道：“病人去世了，下午六点四十五分。”

“啊……啊啊……”平介的嘴像金鱼一样一张一合，感到浑身无力，连喊叫的力气都没有。此刻的气氛变得可怕又凝重，他的双腿再也承受不住体重。

平介一下子蹲在了地上，手里还握着直子那骤失体温的手。他觉得自己就好像跌进了一口深井。

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当他回过神来时，医生和护士早就离开了。

他撑起像被灌了铅似的沉重身体，勉强站了起来，又看看双眼紧闭的直子。

“光是在这里叹息也没用……”他对自己说道。死者已矣，